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哲宗皇帝

回河下

紹聖元年正月丁亥左司諫虞策言今歲大河水入德清軍城一城生聚被害書衆盖是水司失於豫備若選臣寮與熟於河事之人子細行視必可以見得將來水勢所向豫使於逐處州縣鎮城預作隄防免公私倉卒受患詔令都水監丞鄭佑等并本路安撫司及轉運司提刑司相度聞奏先是都水使者吳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相度施行時蘇轍以祈穀宿齋不與也呂大防爲山陵使行有日

矣轍見大防於待漏語及河事大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
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范純仁留不宜束流議轍告
純仁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去純仁曰令巳下奈何轍
曰事有理雖敢不從即議於堂儀門外而再降指揮使都
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議可即一面施行有
異議疾速聞奏純仁始意與大防比至是乃相信戊子
三省言權河北路轉運副使趙偁言恩冀舊河既已淤澱
內黃宗城不可復塞而闕村一帶乃大河所行之道欲乞
繞候水消即閉闕村等三河門伕伏措之水就不順直卻
行開濬瀆淵故道准備分播漲水是時水衡錢意回河論
奏以千百數詔罷下轉運司議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

以不知河事為辭僻獨居中持議不少假借每沮却之因復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工費擾動半於天下復為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道而分之蓋其理也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約以阨之開濬河門徒為淵潭其狀可見況故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淤落輒復自斷臣謂當完大河北流兩堤復修宗城棄隄閉宗城口發上下約閉闞村河門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無幾息矣　八年二月本官議以北流淺小可為軟堰權閉漲則決之俾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

不能開也是三者能去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今不謀此
而議欲專開北流止知一日可開之例而不知異日既塞
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
未可併以入東也靖俟漲水伏槽觀大河全盛之勢以治
東流北流可矣於是詔罷軟堰五月水官又請進梁村上
下約東狹河門偏爭不能得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
清西決內黃東干梁村北出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
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幅員數百里縱橫散
漫漯廬舍敗冢墓遺民之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號之
聲數里不絶是年冬水官又請因河彼淺擁堰斷使水勢
入孫村口明年偁又上言壅水為患者驗甚明臣嘗追思

議正謂此也今有司又欲還德清軍濬清豐諸口歸納故道臣聞河道至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而無患世有司回河分水八年之間二渠分流功卒不就其勢可見奈何又欲洊分之邪河自橫壟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也先帝審斷灼見河勢且鑒屢閉屢決之患因順其性使之北行此萬世策也自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效也臣請開闞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如此則

五利全而河患息矣偁既數建河議水官方未能屈武遣以甘言說偁曰理河上意也公毋固執恐自貽禍偁曰人臣當審而行惟職是視安敢妄測主意以負國也水官又請權堰梁村鏤斷張包等河門閉內黃決口開雞爪疏口地回河東流於是詔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傳相視且督透司定議偁議以為回河大利害也八年之間役費不貲已試久矣要當果決今又欲權堰鏤斷為首取之議不敢回也張包一帶即闕村舊河中間空缺距西堤七八十里就使回河悉為鏤斷安能禦大河之衝哉且東流斷處無二百步益以漲水何可勝納去歲當開雞爪十五餘丈未幾生淤形勢可見一日東流既不容

北流又悉閉上埽決潰之患何可勝言哉請先塞張包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備漲水因其順決水流既通則河將自成矣是時獨東路提刑上官均與倂議合而衆相排難累日不決迺詔周視東北流較形勢審利害會逐司詰之曰將濬雞爪以決東河於北流可乎澧憲曰可第無益耳又曰將不塞張包以存北流於東流可乎水衡曰不可張包存則東流敗矣于是時詔使曰蓄耳則水之趨北勢也奈何逆之由是從倂議奏請存張包而治北流既荒竹矣會口口移復罷倂太息謂其子曰河無事妄援之耳議者每以陵害塘濼上惑朝廷曾不知北流斷則塘濼遂淤矣北流尚存則思共滄景悉爲河南地以河爲限北大利也元

祐之末浮梁幾危紹聖之初竟潰敗之西督廣武南抵澶淵吾謂不上壅則下潰既已信矣不三數歲恐河無安定之理雖當從爲上言之乎又大名府路安撫使許將言大河東流的確利害度今之利若捨故道止從北流則慮下流已淤而上流横潰爲害益大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破隄爲害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盡塞諸口以絶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吳安持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從長相度具圖保明聞奏既有未便亦又具

利害來上　辛丑三省言大河累年利害未決近又權都水使者吳安持與大名府路安撫使許將及河北轉運副使趙偁議論各不同雖已令安持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監司從長相度慮更有異議奏請往復詔差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驛放朝辭限三日往北京取索都水監及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所陳黃河利害文字同議如議論歸一即依前降指揮施行如有異議即仰呂希純井亮采定奪具圖狀保明聞奏先是范純仁面奏許將開行梁村內黃口事理稍便吳安持亦以爲然即詔安持一面施行蘇轍曰大河之勢東高西下去年北京留守許宗孟以都城口危乞於西岸增築馬頭一百步約水向東

朝廷指揮水官與安撫提刑司保明如委得北流東流上流別無疎虞然後施行逐司遂乞減馬頭一百步然是秋漲水爲馬頭所激特射東岸深湯德清軍第一埽爲害最大及漲水稍落不能東行却倒射西岸恐須令逐司共議乃得其實上曰此事不小當使衆人議之然已降指揮越二日三省奏事罷上特宣諭曰黄河利害非小事也宜遣兩制以上官二人按行相度范純仁等皆曰河上夫役將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蘇轍曰臣去年嘗乞遣官按行是時太皇太后以爲水官只在河上猶不能保河之東西今驟遣人亦難決上曰此事非細事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亦何損於是專遣帝純亮求往視　二月己酉都水

使者吴安持都水監鄭佑言勘會堰梁村縷斷張包閘內
黄決口疏口地開雞爪河凡五事乞據疏內相度同議已
得歸一者使聽一面施行詔今相度定奪黄河利害所相
度逐件事理可以先次興工即一面施行　丁巳相度定
奪黄河利害所言看詳都水監所奏乞權堰梁村縷斷張
包等河門閘內黄決口於賈家港上下多疏口地及開雞
爪河等五事除梁村水口據大名府路安撫河北路都轉
運司提刑司都水監官北外丞司狀並稱合行堰斷同議
已得歸一本所相度可以先次興工已牒逐司一依前降
朝旨一面施行訖　己未呂希純井亮采歸自河上極以
北流為便方施行而簽書樞密院劉奉世援舊例乞與河

議奏世文彥博吴充門下士也常以北流爲非　丙寅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吴安持所畫河圖及利害范純仁曰昨專遣呂希純并亮采躬親行河決定利害宜用其言不可復從水官之説上曰希純等行河不及一月而還止到大名未嘗至恩冀恐有所不盡也韓忠彥等皆呂希純等所上河議亦未可施行又以監察御史郭知章奏乞專委水官任河事上曰河事固當專付之水官失職則責之可也希純亮采之議寢格　三月壬申相度定奪黄河利害所奏本所尋覩到北京元城縣孫村口及館陶縣堤埽相視一帶水勢次到梁村張包口及内黄縣蒲淄口相北流水勢壽之前世河流次第及廣行詢訪利害大抵北流勢順

下故河道常欲趨北前後所施行人工不少故見今水流分路頗多今來運司議論不同者四事惟張包河門等最爲要切安撫司都水監之意欲於婁斷處仍起堤三十里以防奪動大河轉運之意欲存留以爲北流下河所陳利害本所契勘來流自梁村西下至孫村水口一十六里有餘見今代潜水勢約八九分已來行流然河身皆自人力所開大段窄狹其關村埽乃元祐三年所置本欲横截大河使之東去自關村埽至内黄下埽空缺者七十餘里張包河乃在其間雖即今水勢淺小然去北之勢極爲順便但自決大吴口後來累年之間北流隄防全不修葺即自難以使依轉運提刑司所請張包等河門不行婁斷流待

漲水之出仍乞開內黃決口鑿開九里堤使水勢無壅其東行亦依安撫司都水監所請疏口地開鑿爪河以助東流之水勢條明委是詣實是日癸酉詔都水使者王宗望疾速前去提舉照管措置務要於向下州軍別無疎虞候將來漲水見得河勢行流次第令都水監具的確利害條明聞奏　四月乙巳都水使者王宗望言躬親相視得東流水勢已及八九分孫包河一支即目減落水勢甚微上件河門若不斷閉竊慮向去漲水不測牽奪大河水勢向西衝刷河門愈更深闊已牒大名府都大與本地分都大修閉限十日畢工去訖　六月丙申都水使者王宗望等言措置回河自闞村以下至內黃下埽縷堤七十里所用

新舊萬數不少除將并計物料都融分擘外其口七十里見為七節修治每節各管一十里令約度每節添置梢草四十萬束來此秋成計畫每束約用錢三十五文計九萬八千貫合取朝旨應副及乞差官措置並從之　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都水使者王宗望亟往廣武埽提舉救護　丁巳上諭執政令吳安持與王宗望同力督作廣武埽詳見事迹　八月壬午詔差權工部侍郎吳安持前去都大提舉開修新河等功役及令南外丞李偉勾當落口王維同管開修　九月己未三省樞密院同呈李仲王宗望欲開迎陽港河開燕家河門引水入澶州故道章惇曰欲委吳安持相度曾布曰河防興役不一勞人傷財不可

不慎若非均然有利此役未可遽興上亦以爲不足開安燾亦以爲然悖曰曹布在河北頗知河事又曰河遂以東而下流壅遏未成河道兼隄防未完須疏治下流及增固隄防不爾恐未免上流衝決之患布曰既如此不若且於下流用功致道恐未易修吳安持好興作其言未必可用安持前後於河防任用功力不必□以至糜費提刑司封樁錢萬數蓋緣當時議論不一而安持筆務欲約大河歸東流致使滄軍橫流墊溺公私財力困弊遂指圖中燕家河門乃是初決者小吳□□□悖曰元豐中任河勢順流未嘗用工部無事燾曰容臣開陳因言大河北流過鈞臺下流深闊處入界河若更變移近北即流入北地河在敵

境則自可為橋梁度河中國更無限隔之處所以文彦博輩議欲回東流但不敢漏此意布曰古今有欲引河注之北地者如河不變移趨北則已果然亦非人力所能回也韓忠彦曰但責水官上曰然遂批送安持相度云云 十月己巳工部言都水使者王宗望等狀自闞村已下至楮柱堤七節河門並塞閉了當全河悉已東還故道更無北流之水欲乞下王宗望疾速相度移撥北流者大巡河使臣人兵物料往彼分置增充準備枝梧無充嗑口之患從之 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十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以來凡經九月上禀成算遂斷北流以除河患望

下臣等奏付史官以紀紹聖臨御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
績紹宗望等具析修閉北流部領官等功力等第以聞
詔十月十三日工部云云十一月十五日當并王宗望
事迹紹聖元年爲都水使者朔部目河決而東北流之
議與宗望有請於朝遂塞張包樊郡等河自闞村已下
至樸桃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創築金堤七十里盡障
北流使全河之水東還故道又設爲經畫自闞村而下
直至海口逐一相視補築新隄防及淤淺河道增修疏
修疏濬雖盛夏漲潦更無壅決之患二年上嘉其勞進
階三等授中散大夫除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未數
月擢工部侍郎進階三等在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十一月乙酉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修其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功欲乞且行疏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功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　癸丑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至漲水時猶有三分北流水勢然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口埽決壞民田近據王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闞村而

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已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決今既閉斷北流將來或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下惟舊堤多有損缺口薄處勢有可虞至於闕村而下所繕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漲水兼京城上流言處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詔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鄭佑疾速前去計會北外監丞司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以來逐一相視應新舊隄防及淤淺河道合如何增修疏濬將來或夏不致壅滯衝決候過漲水無虞即據昨來所閉北流之功等第推賞仍先具結絕事狀以聞如向去因措置不當致有衝決為公私大患亦當考察事實重作施行 乙卯左司諫張商英言

臣伏見今年已閉塞黄河北流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或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只消修完堤埽以防將來衝決之患而已近聞使者王宗望外監丞李偉却乞開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郎吳安持乞候漲水前去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來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今來河底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用功九年費財動衆吳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年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漲水乃是狡兔三穴自為潜身之計非公心為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及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説那財民力何以枝持訪聞先朝時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

水官賈種各有河議望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一處反復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免見年年遇漲水則乞候霜降水落遇霜降水落則乞候漲水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是曰書布因商英言河事極陳逆歲調夫多至於率錢民力重困既切責水官以河事必大有須索今京東河北皆飢歉流亡河役不可責辦民力安燾曰河已東流不可復易布曰河既已東無口議者太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但因其勢而順導之則可矣東流固未可保其無患不可不責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復故道則當使如小吳未決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歲有水患也衆皆曰舊亦有

決溢布曰先帝在位幾十年河決者三四未嘗歲為患也樞密院再對布復陳安燾屢言東流不可更議臣等本無此意但未敢保其無患須責水官以不可敗事也兼夫役不可盡責民力須朝廷應副爾既對韓忠彥謂布曰厚卿疑子宣以子開嘗以回河為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誠不晚事未至於此使大河已東必欲從之北流以使子開之論此言果可伸乎復數日布又言吳安持論河事既被督責計窮辭屈真情盡露兼所言先留北堤四十里泄水以為先有此論韓忠彥具知其說當時安持以謂河須東流須閉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純仁蘇轍主北流之論故且為此說以誘之庶其肯聽今乃執此言以逃責更焉欺

困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盡閉北流爲非當時何不言布
曰安持爲工部侍郎乃其職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
盡閉陛下固已察見其姦言矣上欣納退至都堂安持等
來案河口事因反覆久之布謂章惇曰何惜二十萬夫應
副將來若敗事秋毫無所假借安持又言譏二渠爲使布
曰若然則是北流是東流是安持曰須以漸閉布曰然則
幾何年可了安燾云只爲昨降文字以東流爲非故如此
紛紛布曰本不以東流爲非亦不敢以北流爲是但不敢
保東流無患爾主東流者乃罪人主北流者亦罪人爾事
但欲取口當爾東北何擇焉翌日同呈安持劄子布曰計
蒻辭屈姦言盡露安燾曰安持先曾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

曰如韓志彥所聞乃是欺罔反覆安燾曰布改定劉子以
東流為非布曰臣嘗以謂用偏見主東流北流者皆罪人
臣素不預河事於此特心資平直於東北流無所主但欲
處國事當爾燾曰誰不平直上曰執偏見誠不可反覆久
之布又言劉子乃章惇所草臣嘗改定云新縷七十里堤
未委可與不可推察將來漲水及處上流有壅滯衝決之
患緣公私之憂不細不可不預為經畫此語恐亦今適至
於衆論所疑無不前口惇曰昨日已諭水官人夫物料極
力應副若將來敗事水官亦無所假貸上曰當如此　甲
子左司諫張商英言伏聞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近詣三省
樞密院累議河事在都堂逞悖略無儀矩始以母老為辭

又以須得二十萬夫千萬錢稍乃可往屬聲云水官豈可不爲自全之計按安持主張河事八年今日始閉口爲自全之計即前後欺罔不攻自破緣章惇曾布是王安石門人吳安持是王安石女壻又是安持男女姻家致安持恃此親戚恩舊敢肆侮慢使廟堂之體陵夷如此何以聳天下之具瞻爲百寮之表式哉安持首亂兩端心圖再用欲乞下有司講責自見都水使者至今前後費用若干人兵錢糧稍草興得是何功利從初主意爲是東流爲是北流若主東流因何十六河不曾閉塞下流堤埽不曾修葺若主北流因何年進馬頭水入孫村口若以孫村口分減水勢因何八年用功今年淺澱卻於審家港等處行水明正業

情具列情狀捡會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責降施行仍
自今年開塞北流以後專責王宗望鄭佑候過漲水取旨
當罷況此一事上繫朝廷休戚至大下係生靈利病不小
大臣豈敢以親黨之故置私意於其間所有臣自供職後
來論列章疏亦乞捡會再賜採擇

商英此章據布日錄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亥今附本

日

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樞密院與三省同進呈鄭雍
白上曾布嘗詰責安持反復姦言故安持對水官懼後命
不敢不爲自全之計亦無喧悖狀上曰安持果安石壻韓
宗彥曰蔡卞女壻布曰入臣何敢用私意斥人變亂是非

以保國事上曰此無可行者遂罷　二年十月甲申三省樞密院言紹聖元年令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鄭佑自閱村而下直至海口相視應新舊隄防及淤淺河道增修疏濬可使將來盛夏不至壅滯衝決為患即據向所閉北流之功當言等第推恩如向去措置不當致有衝決為公私大患亦當考察事實重作施行詔以大河東流朝請大夫都水使者王宗望為右中散大夫朝奉大夫工部侍郎吳安持為朝請大夫候過來年漲水東流無虞更加旌賞若致決溢仍舊滋長河患當議施行　四年十二月乙未詔朝議大夫鄭佑承議郎李仲各遷一官乃減三年磨勘內鄭佑依四年法比折朝請郎黃思轉一

官並賞治水功也又詔減三年磨勘仍依四年法比折又
詔郭知章李偉王孝先各遷一官中散大夫王令圖贈左
中散大夫賞首建言主回河功也　元符二年六月乙亥
河決内黄口東流斷絶
元符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工部狀□書紹聖史官專主
北流之議至東流斷絶乃不正言其日月且□目意别
有主於記述則未詳細耳
七月丁巳詔水部員外郎當孝廣臨河北路相度措置河
事孝廣嘗爲南外都水丞遷都水監丞不主東流之議及
是河決内黄戕使孝廣按行因得申其素志　八月甲戌
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將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力救

護北河堤岸奏又詔東流各着埽分照管勾當 戊子監察御史石豫言竊聞明村水漲其勢不至湍悍若加救護可無決溢之患而有司坐視不救意謂上流決溢則下流減殺蓋河口易以閉塞俛俾逃責以到今日全河北流滲漫入戶田苗成此大患望根究指實重行朝典以戒欺罔

詔王祖道體究以聞

舊錄於此下云河順下北流先帝已降詔旨而豫以為欺則誤矣新錄辨云大河流溢非細微可隱之事既按視之必得其實若果如豫言浸民田廬則黜責以戒欺罔宜矣今不論事之虛實而即以豫言為誤甚私意也今刪去十九字

九月庚子左司諫王祖道言請先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令工部檢詳東流建議及董役之人以名聞奏　十二月乙巳水部員外郎曾孝廣言大河見行滄州通利軍之間蘇村埽今年兩經危急請自蘇村埽危急處候來年水發之時乘勢閉埽導河使之北行以順其性下合內黃縣西行河道永久爲便從之

導洛 廣武埽附

元豐八年五月庚子詔提舉汴河堤岸司隸都水監

舊錄云先帝導洛入汴繼完成跡於無事之日皆專置司事得以舉至是歸之有司新錄辨曰道洛水造軍器

此非人君必躬必親之事先帝既置司何常不歸之有
司邪始則奇置一司得以覈實事既就當有統屬致各
歸所隸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導洛至歸之有司二
十九字並刪去
元祐二年冬始閉汴口
此據紹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云云并三年正
月李仲云增入元祐四年冬京梁燾奏議當考
四年十二月甲子御史中丞梁燾言臣愚嘗求世務之急
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
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嘗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
抵山下舊來洛水至北流入於河後欲道洛以趨汴梁乃

乘河未漲既嫩灘之上岐起東西堤闕大河於北壞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爲斗門名通舟楫其實導河以助洛水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則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而汴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支費轉運司每干於朝廷勢不能不爲之應副竊計自緣清汴之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爲欺罔之姦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税屋之利恬然不以爲慮而殊不知新涉跌弱力不能制捍河水勢一漲則淵漫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口京師其患豈勝言耶此其大可懼者是耳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京師萬一之患而已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

除其害哉為今之計宜復為汴口依舊引大河一支啟閉以時遠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埽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蹋皇畿留滯之弊時節啟閉以除戚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船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僦錢為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費以去大害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前後之臣著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伏望聖慈面詔大臣商擇而施行之事繫國體兩留宸念

九年十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都水使者

王宗望亟往廣武埽捉舉救護　壬寅上謂輔臣曰廣武埽危急閤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已遣中使往視之輔臣出圖及狀以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欲水勢趨南岸今時止已止河必減落然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爲簽堤及去北岸嫩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　都水使監丞馮忱之言廣武埽危急水勢刷塌堤岸欲乞簽瀾水簽堤一道詔令馮忱之李偉郭茂恂相度從長措置

戊申詔差入內高品黃汝賢往廣武等埽傳宣撫問救護大河堤埽官吏役兵口賜銀合茶藥緡錢有差　庚戌權京西轉運使郭茂恂言洛水暴漲已開洩口開放水有靈蛇見土人以爲河流將平之驗詔令差官到祭孝京西

轉運司都水丞南外丞言河流漸順别無黄水透入洛河於清汴可保無虞　癸丑詔差權工部侍郎吴安持乘傳往廣武埽及洛口措置救護　甲寅都水使者王宗望奏廣武埽巳刷塌地步瀾遠塌透大堤須修捲埽岸役兵數少特乞在京壯役廣固共三千人并下京東都大司於緣汴裝卸人内除府界泗州外告差刷南京界以下裝卸一千人並支都差有心力使臣取押内廣固壯役差云員裝卸東京淮南各一員依例支破遞馬驛券兼程前來其人兵限使臣到並一日内起發及令本處支借附帶合用鍬杴等赴役御批除廣固指揮不差外餘可並依所奏日下便與處分　丁巳上諭執政聞河埽久不修故幾壞者數

處魚池原武陽武皆已遣水官乘傳疾置護役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於河若廣武埽壞大河與洛水合而為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與王宗望同力督作茍導不壞過此亦須籍置為久計安持張幹可倚其促安持往營度之皆對曰但雨止則可無虞臣等謹奉命退當召安持至政事堂以聖意諭之　壬戌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即自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河洛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則鞏縣東七里店至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洛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詔吳安持等再行相度如果利便即計的確工料結罪保明以聞　八月丙子以權戶部侍郎吳安持為權

工部侍郎安持等言廣武埽危急刷埽堤身二千餘步與清汴絶近採洛河之南去廣武南五六百步或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髙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餘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都水使者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築大堤㔟力浩大乞下合屬官司別相度保明從之　辛巳都水監言河勢緊急緣陽武埽逼近京城請速那官同共提舉固護詔差開封府推官趙越疾速前去救護　壬午詔差權工部侍郎吳安持前去都大提舉開修新河等工役及令南外丞李偉向當洛口王維同管開修　九月乙丑曾布再對陳河防不可輕動枉費財用如吳安持見開洛河

詳議未以爲當用夫四十五萬若洛水小引水傍山無盡若泛漲自當就下徑入黃河豈肯如人意傍山而入汴上須之　十月己巳權工部侍郎吴安持言洛口別開新河引導洛水近南行流已畢工放水乞除提舉官員外自餘官吏相度節次存減從之　十二月甲午戶部尚書蘇京言本部財用皆自東南漕運以充歲計今年上供物數十無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閉口臣責到提舉汴河堤岸楊爽狀稱自元豐二年導洛通汴至元祐元年八年之間不曾閉口如遇冬寒差兵行泳並不失事乞依元豐條例從之　二年正月戊戌宣政使家用臣言昨自元豐二年四月內導洛通汴六月成功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凌結

即督責沿河官吏打撥通流並無壅遏自元祐二年每遇冬深使行閉塞使河流涸竭殊不究當日導通之意欲乞於正月内擇日開撥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四時流通如遇淩結止可將西五斗門減效節限水勢如患民河行流則自無壅遏之患於國家有萬世源源不絶之受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十三

哲宗皇帝

立后 廢后附

元祐五年六月辛丑太皇太后宣諭宰臣呂大防等曰皇帝春秋漸長將來納后儀式當令入內內侍省檢尋天聖二年納郭皇后景祐元年納光獻皇后行禮之次第各為年深並無據口兼其時只是降制進冊不曾御殿禮甚簡畧有司故事必有存者可以講尋大防等乞退而討論

六年七月乙丑宰臣呂大防等言納后儀注太皇太后曰取其便近事不必拘泥古昔大防等曰長秋久未建立中外極不遑安外間謂在京臣僚之家皆蒙取索家狀惟高

向二族獨未取索家議深以爲背太皇太后曰采擇近百餘家猶未有契合者高家不聞有人向家亦嘗取索尚未供到然此非小事固難輕議大防等曰太皇太后深自損抑聖德高遠固非臣等所能擬議然爲國家計則自當付之公議況自古選后多出勳戚之門漢之陰鄧是也而當時亦不以爲嫌太皇太后曰若是神宗皇帝時則無不可今若自詔外家誠亦非便 八月乙丑三省進呈納后六禮儀制太皇太后曰近向家供到亦有相當者高家諸女少得合相法者或有疾病未應采擇又云選后當以賢德爲先不在姿質固知如此然人家子女養於閨閫賢與不賢人安得悉知選擇之際惟見門閥與人物耳此事亦係

其人之福力可勝也　七年三月庚戌禮部言據太常寺修撰到納后儀注令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發冊奉迎尚宮導皇后詣福寧殿之大次以俟至日晡後皇后乘入宣德門禮直官通事舍人前引侍中跪奏中嚴內侍轉奏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宮人侍衛如常儀尚宮引皇后出次詣殿庭之東西面立尚儀跪奏外辦請皇帝降坐禮迎尚宮前引詣庭中之西南東面揖皇后以入皇帝導皇后升自西階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食具皇帝揖皇后皆坐尚食以饌進皇帝及皇后皆食三飯尚食以酒進皇帝皇后俱受爵飲尚食以饌從再飲如初三飲用巹如再飲尚儀跪奏禮畢皇帝皇后俱興尚宮請皇

帝御常服尚冠錦皇后釋禮服入幄次曰以禮朝見太皇太后皇太后參皇太妃如宮中儀詔依　四月初三省樞密院進呈太史局勘婚文字呂大防曰雖云勘婚先須門閥於門閥中勘乃可王嚴叟曰不取於前德之家無以服人心又之□□　二月乙卯太皇太后始宣諭云近選得九家十女惟孟家最可但長三歲然年預殊未及王嚴叟曰不知是正出否懇曰王廣淵女嫁孟在生此女大防等因言只恐為勘婚又難成就太皇太后曰今臺官鄭雍楊畏球官屬衆姚勔總有文字乞不用陰陽之說亦欲與公等評薄史不勘驗如何皆極贊美後兩日遂進呈納后不當勘婚并孟家畫察選召到子樞密院再對太皇太后問

忠秀等亦聞孟家子細否對曰孟在善人小官門戶靜別無事又宣諭曰不欲過於責戒家政恐其驕驕即難教忠彥曰如孟在等人家自然不驕亦須易教不在富貴中生則必謹畏太皇太后曰然及是月甲寅太皇太后宣諭孟家女入內能執婦禮可降制立為皇后大防奏曰俟擇日應曰今日明日皆好只就明日降制王巖叟曰太皇太后宜降一手書付學士院庶於事體為順從之又詔及后家故事大防曰漢時賜予厚應曰漢時遠且就唐時大防曰唐時不見又問本朝大防曰有之但都無文字必是出於內庫若不賜予必作債退聚都堂召范百祿梁燾諭以今日降手書及於制中要見奉母命之意又令國史院檢孟

元侍從學士院乃撰手書草藁進入戊午手書曰吾近以皇帝年長中宮未建歷選諸臣之家參求賢德故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孟元孫女閥閱之後以禮自持天姿端靖雅合法相宜立為皇后付學士院降制施行典禮並依已降指揮　己未內出制書立故馬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女為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乙卯王巖叟取歷代皇后事迹可以為法者編成白書名曰中宮懿範上之　戊戌上御文德殿發冊及命使奉迎皇后

己亥百官表賀於東上閤門　紹聖三年九月甲寅上批皇后孟氏縱欲失德密構奇邪上則不足以懿範內令下則不足以章明婦順朕前稟皇太后皇太妃聖旨恭奉

玉音可發居道館仍賜四字仙師號并法名仰三省樞密院同定　丙辰御延和殿見宰臣執政官詔曰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迨從究治驗佐甚明獄辭具孚覆案無疑朕夙夜惻怛寢食靡寧雖以私恩而屈大義躬稟兩宮慈訓恭被玉音失德若斯將來何以母儀萬邦上承宗廟可上皇后寶冊發居瑤華宮賜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賜紫法名沖真其居處供帳服用廪給之類務從優厚稱朕所以始終待遇之意初后朝謁景靈宮訖事就坐之嬪御皆立侍劉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人陳迎兒唱曰緋開婕妤背立如故迎兒退歸有不平語繇此閣中皆忿冬至日會朝隆祐宮後見於他所后所御坐朱髹金飾

宮中之制惟后乃得之劉婕妤在他坐意象頗恨其從行者為易坐製與后等衆皆側目有不能平者故傳唱曰皇太后出后去所口婕妤亦起立尋各復所或已徹婕妤坐頓於地婕妤懟不復朝泣而去且訴於上時內御都隨用事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早為大家生子此坐終當為婕妤有耳會福慶公主病后有姊嫗頗知醫常已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庭後公主藥弗效適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宮嫗以示后后變色問曰此何從來嫗對以實后曰六姊寧不知中禁嚴密與外舍異耶戒令存之俟上至言所以然已而上過視公主疾后持以告上上曰此亦人情之常耳后即取符爇於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

羊忽有紙錢在旁后顧視頗懸忌之意自婕妤所遣人持
來益有疑心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及尼法端與供
奉官王堅以左道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句
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鞫之堅坐以家所藏雷公式示
法端又以所得南方楓木同法端即先敎院造式作后禱
祠有所厭者伏所求者得等語式成恐門戶幾察以生菜
覆之而入法端坐與堅同造式又嘗令堅求閭巷間所謂
驢駒媚蛇霧叩頭蟲者欲以進后令佩往上寢殿燕氏坐
上過后閤作歡喜字燒符取灰將置茶中以進會上不欲
茶而止又用和水以灑御路與上數來又令堅繪劉婕妤
像以大釘釘其心又欲取五月中癈死宮人燒屍灰置劉

寢幾其以此疾恚死又取七家針各一燒符置劉闓中皆以厭況卒無驗獄成侍御史董敦逸錄問遂詔廢后降后父慶州防禦使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在焉榮州刺史添差鄭州總管王堅法端燕氏皆處斬凡所連逮以奇第定罪經由失幾察官吏杖贖金有差先是上諭輔臣曰始因陳迎兒者造為語言激怒中宮衆皆曰然上曰已杖脊逐之矣詔獄初起禁中被逮幾三十人委是甚咲皆宦官宮妾柔弱之人暨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至有無舌舉一人能聲對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旁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不能剛決乃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隨擠排於內莫有敢異議者既降棗付

三省樞密院約法惇會執政李清臣曾布許將蔡卞及刑部官徐鐸等議或謂當公式未成以造作不如法及斧未進恐不可處極典曾布曰驅媚地務是未成否衆皆嘿然布仍諭法官但當守法法官遂執議堅等三人皆處死是日上諭輔臣曰朕待后有禮不意其所爲如此朕日夜怵惕至爲之廢寢食今日之事誠出於不得已上言及此惻怛見於顏色臣惇臣清臣臣布臣將臣卞奏曰廢后大事也臣等見宸衷如此不敢復有開陳陛下爲社稷宗廟大計誠出於不得已願少霽聖心以幸天下其後上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故元符末皇太后復后位號者推上遺意而行之也

新録辨誣曰紹聖中章惇爲相挾姦罔寵交結嬖倖動
揺中宮致昭慈聖獻后之廢天下寃之其囊詞所坐事
有至猥褻閭巷不爲者當時宦侍治獄於掖庭宮妾箠
被掠誣服舊録遂據而書之豈不虧損懿德哉公探撫
事口業削舊文以辨誣謗皆有所從理條畫之附於後
庶後來有可考亦足少慰在天之靈矣自上批至稱朕
所以待遇之意已上並舊實録文全載二詔自初后朝
謁景靈宮至蘇此閒中皆忿已上係曾布日録所載今
刪潤修入以見事因自冬至日至終當爲婕妤有爾已
下係修撰官臣某紹興八年秋八月七日陛對面聞今
上皇帝聖諭及昭慈聖獻皇后誣謗甚悉如口坐上僭

之事皆昭慈親言之聖諭又曰紹聖中宮之廢外則章惇內則郝隨二人之罪甚大非哲宗本意也命輔臣載於時政記矣今亦參考添修於後自曾福慶公主病至廢黜之端作矣已上並係王忠厚所稱親聞於昭慈聖獻皇后之事本館見修宣仁聖烈皇后傳始末用高世則所供事實紹聖中宮廢黜之爰其端止坐於后妳六夫人持符以治福慶之疾耳今據實修潤自方公主病革至益有疑心已上係修撰官臣某陛對所聞聖諭分據實修入自來幾后奏毋聽宣夫入燕氏至貶秩賜金有差已上用舊實錄所載燕氏等罪按及參合曾布日錄所載按詞書之舊錄所載多上誣昭慈王堅燕氏等

厥憾事凡涉劉統好者皆删去不書此可見當時史官用意姦邪欲周天下後世使不知事所從起也今除去誣謗昭慈太甚之語止去某人坐某事以見接詞中所通事蹟其後有箠楚甚峻之誣則從政娃等毀錄誣罔之罪明矣自先是王輸補臣至秋暴逐之已上用曾布日錄修入以卒前所載陳迎兒事自詔獄初起禁中至無敢有異議者已上係曾布日錄所載布記掖廷秘獄甚詳其言逮繫幾千人與今口所劾皆宦官宮女柔弱之人皆其本語又載孔元宿端王口復聞箠楚聲甚峻則是可為從政鍛錄之誣明甚至錄問時罪人無舌事士大夫素皆相傳至志厚自説亦同元符末黄裳上書

其言與所傳正相符合今並採用其語如曰宰輔迎合
於外郝隨擠排於為蓋與今上皇帝宣諭文臣之意合
其可信明矣自既降接付三省樞密院爾法至堅等三
人皆處死已上並曾布日錄所載法官初欲從輕因布
言故三人卒處死後元符初欲復后位既章惇數以此
語持布執重法官不敢違布乃曰如此當時何以不言
議罪論法莫須是宰相否然則廢后之舉惇罪固大布
亦預焉布自述其過於日錄中故表而出之自是日上
諭輔臣垂顧少寬聖心以幸天下已上並從舊錄所載
上語及宰執等語自其後董敦逸奏至上乃然之已上
並係曾布日錄所載影遂錄附於前而論奏於後言固

不足贖過矣上初欲逐敦逸甚銳宰相以理開陳遂止
祭卞激怒之辭至切弗聽也雖古明君聽言之美何以
加此後元符末復后位就太后謂輔臣曰先帝末年頗
有悔意由此觀之使當時輔弼侍從盡殊略得賢臣引
長更爭則上意之回必矣惜乎章公皆為將迎之說及
事已但能更口言惟願少寬聖心以章天下耳其罪可
勝誅也哉自後上頗有悔悟意至推上遺志而行之也
已上用黃裳元符中所上書修入裳坐此書為蔡京所
惡□□□□□□為置邊郡其載哲廟語章惇求我名
節當時耳目所安事必非妄又可見人主悔悟之實故
采而書之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
追從究驗證佐甚明而陛下能斷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
宮慈訓發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令下之
日士庶懽恐咸謂后無可發之罪而陛下發之或相與為
之咨嗟彈指良可駭也蓋以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聞追
驗證佐而事迹秘密朝廷之臣猶不預聞士庶懽惑固無
足怪臣竊謂自古推鞫獄訟皆付外廷未有宮禁自治高
下付閹宦之手陛下但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
萬一冤濫為天下後世譏笑臣欲乞陛下親選在廷侍從
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
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發之人無怨言今事不經有司

既成臣罪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不勝幸甚　十月壬戌侍御史董敦逸上疏論瑤華不當廢其略曰瑤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且言嘗錄問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不報　丁丑侍御史董敦逸又奏疏論瑤華不當廢上批付三省堂吏白章惇等欲與樞密院同上翌日既對上怒曰敦逸不可天在言路曾布與章惇許將皆言願陛下且函容且言此事只宜靜不可令聞敦逸罷黜則從官言官必有議論恐更紛紛上曰不過是同類蔡卞見上怒且意堅遂言須貶黜乃可別白是非敦逸録問了卻許多時方有議論惇曰敦逸文

字中亦云十月六日曾有章疏布曰陛下親攬政事方欲開廣言路以來忠言讜論兼祖宗以來言事官雖狂妄多不肯加罪陛下以天地之度函容四海何必與教逐較曲直亦何必於此須別白是非上曰言事官貶責不少博曰言外廷事不當攻可默上曰常安民亦貶與知軍布曰且乞函容臣非敢違戾但恐上累聖德下又曰教逐云恐得罪天下後世他既得罪則陛下當如何布曰臣等固不敢以教逐之言為當固知其無理趣但冀聖意且函容耳悖曰臣觀其文詞殊無倫理皆不可曉又云乞詳酌施行不知今朝廷如何施行若便罷黜竊恐衆論紛紛卻貽累朝廷許將亦再三陳述言觸陛下且函容不爾成小子之名

矣布曰此事施行已久幸無議論今乃以惇逐一言致衆人紛紛極未使布又言欲因孟在貶咯以獄辭告中外使人知中宮失德之狀惇將亦助布言以爲當然卞曰且與一知州布曰知州與知軍何異因怒目視卞去若貶敎述而衆人更有議論何以處之卞無以對徐曰衆人莫與敎述不同却可恕布曰此論不當不可上又曰須知軍清臣遂言須聖旨布厲聲詰清臣且曰臣未敢奉詔清臣曰且與罰金布曰此尤無義理若罰金更不若罷黜惇亦以爲然上怒曰三省與一知軍布少退惇徐曰且乞亟容將亦言恐未可行布見二人皆不變遂復助之上意稍解曰且休然必不已待再有文字行遣布與惇皆稱善　元符二年

八月戊寅賢妃劉氏生皇子　九月丁未詔立賢妃劉氏
爲皇后閏九月乙未皇子茂

配饗

元祐元年四月禮部言太常寺狀真宗皇帝仁宗皇帝英
宗皇帝配饗功臣並於山陵前下兩制定議當寺檢按唐
配饗功臣如肅宗以苗晉卿裴冕憲宗以裴度高崇文李
愬皆多歷歲年方詔配饗及國家配饗功臣太祖皇帝以
趙普曹彬太宗皇帝以薛居正潘美石熙載並咸平二年
制下所有將來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功臣配饗今參
詳故事在前緣仁宗皇帝配饗功臣係於山陵前下兩制
定議英宗皇帝配饗功臣係在山陵後降朝旨以大司徒

韓琦太師曹公亮配饗今來神宗皇帝神主祔廟配饗功
臣合自六曹尚書以下至侍制以上及太常秘書省長貳
同議從之　五月辛丑禮部言祖宗神御並合塑配饗功
臣侍立太祖神御前塑趙普曹彬太宗神御前塑薛居正
石熙載潘美真宗神御前塑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神御
前塑王曾曹瑋呂夷簡神宗神御前侍臣乞先行議定本
朝配享功臣修塑如未議定請依例權塑侍臣一員從之
戊申吏部尚書孫永等議按尚書茲予大享於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恭惟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撫累聖之業
尊禮致老共圖大治伏見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
直諒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初訪落眷遇持

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庭實爲宜稱詔從之切議或欲以吳充太常少卿鮮于侁曰勳德第一惟富弼爾本朝舊制雖用二人宜如唐朝止用郭子儀故事只以弼一人配享議遂定　三年十二月甲午江寧府右司理參軍鄆州州學教授周種罷歸用右正言劉安世翰林學士蘇軾言也安世言臣伏見周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饗於神宗皇帝廟庭中外喧傳頓駭羣聽臣聞天聖中錢惟演嘗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享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是時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遂落平章事罷歸本鎮臣竊謂惟演位兼將相言之未爲太過而責之如此之重者乃所以嚴宗廟

也今檀以疏遠微賤之臣懷姦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妄
論典禮使安石功德茂著實從配饗在檀之分猶不當言
而況輔政累年曾無善政殘民蠹國流弊至今安可侑食
清廟傳之萬世如檀狂僭豈宜輕貸伏望陛下以春秋之
法誅其始意重行竄殛以明好惡軾言臣先任中書舍人
日勑奉學官臣曾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檀蒙朝廷差
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見檀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
安石配饗神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
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
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臣以
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

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進奏議既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然
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使疏遠小臣即出私
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
安石平生所爲是非邪正中外共知難逃聖鑒先帝入亦
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復用今以散青苗等法而發退安
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
禁止字說大義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饗已定用富弼
天下翕然以爲至當犍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
朝廷漸進非說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徼倖居之不
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比引此人以汙學校苟
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姦其罪愈大謹自劾以待罪伏望

聖慈特敕有司議臣妄舉之罪早賜責降以儆育位　六
年二月辛丑詔以富弼預配饗功臣其遺表恩澤特許奏
異姓一名餘人無得引例弼子紹庭請奏甥故有是詔
紹聖元年四月甲寅詔故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守司空
荊國公贈太傅王安石配饗神宗皇帝廟庭除已事王安石
二年二月丙寅詔罷富弼配饗神宗廟庭初元祐定
弼配享天下以爲宜至是謂弼得罪先帝罷之翌日曾布
對上即問布已罷富弼配饗何如布曰臣自元祐中聞之
固已訝其不當弼最不爲先帝所悅乃以配食事亡如事
存義所未安先帝經營政事以王安石爲相君臣相得之
際近世之所未有今舍安石而用弼豈先帝之心哉但元祐

之人倫紀已見不恤義理之所爲耳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十三